

奶奶干瘪的嘴唇款翕动着,给我们这些孙男孙女讲故事。她用平稳语调讲的故事或训海我们的话,巫性、诡异、震撼,往往使我魂骇神惊,心生敬畏,遂记死在了脑子里。

个子高高、捣着小脚后跟走路的奶奶,一生性格刚强,精于田间地头和家里粗布纺织、针线灶头的各路活计,兼以见多识广,在家里享有最高威望。我们这些孙男孙女,都是在她既慈爱又严厉的训导下长大成人。

小时候,因肚子常常挨饿,亦因吃稀饭居多,吃饭时总是狼奔豕突,吃相下作。常常便在端饭行走或进食过程中,洒了稀饭,丢了米粒儿。奶奶撩眼看见,布满皱纹的脸一凛说,招呼好自己的碗和那张嘴吧,长辈人讲,抛米撒面下油锅。奶奶指的是,人活着糟蹋了粮食,死后到了阴曹地府,阎王爷就会按阴间的律条,惩罚其下油锅,饱受滚油煎熬之苦。我那时虽年龄小,可一下就和已闻知的阴气森森的阎罗殿、青面獠牙的判官、牛头马面的小鬼联系起来,想象着因在阳世“作孽”,死后遭受阴间的种种酷刑,心里便不寒而栗。眼看我和堂姐堂弟们一脸惶惶的样子,奶奶再度强化她的训导效果:老话儿还说,人活着糟蹋一粒粮食,死后身上就会生出一颗蛆来。生前糟蹋了多少粒粮食,死后身上就会生出多少颗蛆。想想死后的身上蛆虫蠕动,闹闹攘攘地爬来钻去,顿时毛骨悚然,怎么敢不招呼好手里的饭碗和进食的这张嘴?

奶奶对饭食入口的一关把得特紧,即使放下了饭碗后,奶奶看见谁的饭碗没打理干净,都会厉声将之喝回,用下颏一指饭碗,发话道:“舔净!”于是不论我们中的哪个孙男孙女,都得乖乖端起碗来,最大限度地伸长舌头,左一舔,右一撩,把饭碗舔得干干净净。我们这样做,不光是不敢违命于奶奶,更是惧怕死后下油锅或者身上长出许多蛆虫来。

夏天有月的夜晚,为了减少煤油灯的能耗,也为打发睡觉前那段空闲,我们会在窑洞前土院子里点燃一盘驱蚊的苦艾火绳,围坐在奶奶面前,听她讲从她的奶奶那里听来的故事。作为年逾七旬仍在操持锅灶的一家之主,奶奶讲故事的首选方向是勤俭持家。“春天刨一瓢,秋后吃个窝(窝窝头)”、“力气是奴才,用了还会来”、“一顿省一口,一年省头牛”。这些耳提面命的训诲属于常规,更多的故事内容,与神仙鬼怪、因果报应有关,常常听得我们心中惴惴,面生惧色。奶奶说,今天我们的地里还能种庄稼、打粮食,多亏了给我们看家护院的狗。

奶奶说,在老早的过去,农人田地里的庄稼远不止结一个穗,无论玉米、高粱还是小麦、谷子、黍稷,每



## 巫训

□辛贵强

个叶片下都结一个穗。人们打的粮食因此而缸满囤满,丰足得放不下,所以根本无衣食之忧。人们也因此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,浪费粮食严重,还养出好多坏毛病。一次,“老奶奶”(我们这里传说中最具威严的女神,应该是对王母娘娘的俗称)下界巡视。为了看到人间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,“老奶奶”变化成乞讨的老太婆,挨门挨户低声下气讨饭吃。当她来到一家门前,见女主人正在烧烙饼,便上前求告说,可怜可怜给点吃的吧。女主人头也不回说,没吃的,到别人家要去。正在此时,女主人几个月大的孩子拉了屎,女主人随手掂起一张烙饼垫在孩子屁股下。“老奶奶”见尘世的人如此不珍惜粮食,并缺少仁慈之心,一怒之下来到村头的地里,将庄稼一片片叶子下的穗子挨个往下捋,眼看就剩下了最顶端的一个穗子,这时,女主人家的狗汪汪地叫着,可怜巴巴地向“老奶奶”求情,给它留下这个粮穗。“老奶奶”心一软,说,这个粮穗就留给你吧。这样,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长出的庄稼,一棵只能长出一个粮穗。

“狗是人的‘恩人’,要不是它,这世上的人早饿死完了。人,最没良心!”奶奶如此结束了她的故事。故事的含义虽然诡谲,但年龄尚小的我还是透彻地理解了其中含义,生怕因不珍惜粮食惹得“老奶奶”再次发怒,把庄稼上那惟的一个粮穗也给捋了去,那样的话,人们真没有活路了。小时候的人盼年是常态,我亦如此。一到腊月二十三过“小年”,意味着过年的序幕拉开。这天晚上,最隆重

的一项活动是送“灶老爷”上天。“灶家老爷本姓张,灶家奶奶薛丁香”,奶奶在每个腊月二十三都会如此念叨。这种神仙的档案资料,我想在书典里不会有任何记载,属于长辈人的口口相传。可我并没有感到荒诞,反觉得“灶老爷”的存在有了真实依据。在送“灶老爷”上天的供品里,必有事先买回的“麻糖”。这种饴糖做的棒形食品,里边空心,外表沾满芝麻粒,吃进去口感酥脆,可嚼一会便会黏牙。奶奶说,人们的用意,就是要用“麻糖”把“灶老爷”的嘴给粘上,使他上天后不能开口说话,也就不能把人们诸如懒惰不勤、铺张浪费、暴殄天物等不良行为如实禀告天庭,以免天庭震怒,降罪于人。敢情“灶老爷”是天庭派在各户人家的“监察”,严密关注着每家人的行为举止,或许还逐日记着流水账。于是我明白了为何年年“灶老爷”旁的对联如此来写: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,横批是“一家之主”。看来,人们在充满敬畏的恭送背后,是通过对“灶老爷”既贿赂又暗算的伎俩,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。

奶奶的故事,奶奶的训诫,对我的影响深刻而久远。作为现代人的我,知道奶奶的故事与教诲充满迷信色彩。可直到现在,我依然顽固地保留了一个餐桌上的习惯,就是不论是公家宴会、朋友聚会的场合,还是吃家常饭,凡是盛进自己碗碟里的,必扫除干净,绝不留剩饭剩菜。尽管我知道这绝非是对神祇的忌惮,但我依然这么坚持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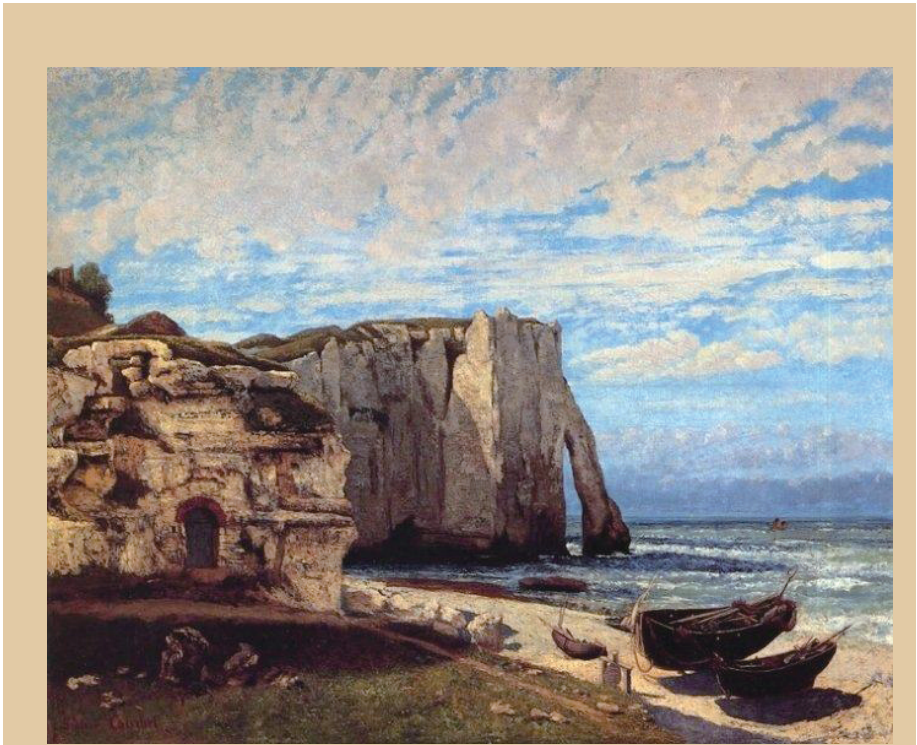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讲的故事蕴含的另一个指

向,是孝悌、行善、为人诚实等做人做事须遵守的道德规范。比如有这样一个有名有姓有地点的真人真事,故事的主人不但不孝敬老人,而且常常打爹骂娘,在当地很有恶名。结果在一个雷雨天气遭了雷劈,头顶被击了一个洞,却没有一滴血流出来,像钉死了一样跪在院子里。奶奶说,他是遭天遭被龙“抓”了,筋骨被龙抽去,所以连尸体都是绵软的。

奶奶讲的“寄尸墓”(音)的故事,更让我懂得了“家有老,是个宝”和必须孝敬老人的道理。奶奶说,在很早很早前,一个主宰天下百姓命运的皇帝认为,人一过60便没了用处,活着也是白白浪费粮食和物品,于是敕令国人中凡年过60岁的老人,一律活葬。可层层官吏都是有父母的,于心不忍,在执行中大打了折扣:虽然让六旬以上的老人住进砌好的墓室里,却在墓顶留了一个口子,每天偷偷将饭食放下去,并将排泄物吊上来,直到老人自然死亡后,才将坟墓彻底封闭。

有一年,一个外邦强国对中原虎视眈眈,欲以入侵先行挑衅,遣使臣带来一头巨型怪兽,宣称道,凡中原人士,有一个能认出此兽是何物倒也罢了,如认不出,便提兵来犯。结果满朝文武和地方官吏大眼瞪小眼,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此兽为何物。观看的人群中有一头脑灵活的男子,心想上年岁的老人见识广,也许知道这是什么怪兽。于是赶忙到爹的“寄尸墓”前,对住在墓中的爹说了情况。他爹问他,那怪兽长啥模样。男子答,体大如牛,头上无角,像是大象,没有长鼻子长牙,嘴边有几根长长的胡须,吱吱吱的尖叫声扎人耳朵。他爹说,我知道这是啥玩意儿了,你抱一只猫去,这怪物准会显露原形。儿子依言抱了一只猫前往。猫见到怪兽后,喵喵大叫,挣扎欲扑。那怪兽立刻战栗不已,身体瘫软,慢慢缩小成一只老鼠,被猫逮住吃掉。在全场哗然中,外国使节羞愤而去。皇帝龙心大悦,问这个男子说,你是怎么知道那怪兽是老鼠的?男子说,你须饶我死罪,我才敢说。皇帝说,恕你无罪,尽管说来。男子这才如实禀告了事情原委。皇帝震惊之下,豁然开朗说,年过六旬的老人,虽然体力差了,可久经历练,经验丰富,仍然是人间一宝。于是下令废除了以前的昭令。

作为唯物辩证论者的我,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,奶奶的故事与科学精神相悖逆,属于早已过时的“巫傩文化”,绝不是我辈所应信服与推崇的。可令人悲哀的是,在现在的时代,即使有法律的威严,好多人在做亏心事时,既不怕“半夜鬼敲门”、“头顶三尺有神明”,又不将道德规范当作一回事,以至于出现了道德的滑坡、行为的失范。这可如何是好?



库尔贝作品



位于黑龙江省北满草原上的富拉尔基,原是一个达斡尔族渔村(汉语“红色之岸”的意思,简称“红岸”)。千百年来,这里一直是荒烟遍地,野草从生,狗子和野狼打架,兔子和狐狸赛跑,一派荒凉的地方。白天淤泥片片的沼泽,映着微弱的阳光,夜晚点星火跳跃,那是过往流放者骨殖的磷火在闪烁。可就是这样一块不毛之地,却被国家选择在此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重型机器厂(即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,简称“一重”),从而一举改变了它的面貌。

工厂的建设带动了地域的发展,使她变得美丽又壮观。它像一面镜子,反映了红岸近几十年来历史的变迁。

这个变迁,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……

远在1957年9月,我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,被国家分配来到“一重”工作。我们一行是5位同学。未到富拉尔基之前,我们都怀着美丽的憧憬。以为等待我们的一定是个现代化工业城市,富有异国情调的俄罗斯式的市街,高大舒适的宿舍大楼,宽敞明亮的办公室;再衬上辽阔的草原、壮丽的嫩江、红色的岸边、身着达斡尔服饰的翩翩少女……那可太美了!可是,当我们进厂报到的第一天,这些罗曼蒂克的幻想,便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。放眼一看,根本没有什么大街小巷和一座像样的建筑,只有一条被各种车辆和行人踩轧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,上边铺着片片煤渣,充斥着牛粪和马尿。路两边匍匐着低矮的小草房,在萧瑟的秋风中,显得那样琐琐。分配给我们的宿舍呢?我们拿着干部处发给的通知单,找了好久也没找到,最后,还是一位年迈的达斡尔族老乡,把我们领到一间矮小的窝棚前,才算对上号。

这可怜巴巴的肮脏所在,是我们这些来自繁华天津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。墙壁全是由不规则的土坯砌成,周围连个窗户都没有;房顶是一层高梁秸,上边敷以厚薄不匀的稻草。房梁用几根九曲十八弯的木檩条交错搭就;地面如丘陵起伏,坑坑洼洼;室内没有床铺,只有一方占室内面积约三分之二的大土炕,炕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,用手轻轻一抚,满把污黑。苍蝇是室内的活跃分子,成群结队地“轻歌曼舞”。悬在上空的那盏电灯泡,被苍蝇的排泄物涂得满满的,拉开开关,几乎看不出它的光亮。窝棚的大门,是用板还拼成而以铁钉固定的,铁钉的一端,穿过板还示威般地伸了出来,我这身高一米八四的大个子,必须大哈腰方可出入,由于对铁钉缺乏警惕,那件新上身一进门便被它刮出一个三角口子来……

“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?”一位姓刘的同学首先说话了,他家境很好,是天津巨富,到了他这辈儿,才弃商就工。他分配来此,本不大情愿,今日见此光景,哪堪忍受?“得要求厂里马上给我们换地方,否则,我们就回天津!”

“那样怕不好吧!”说这话的是位姓张的同学,他来自山西,是一位教授的儿子,历代书香,但一向生活简朴,为同学们所称道,“工厂才刚刚动工,职工一下子调来这么多,哪有那么多好房子住?”

“老张的话有道理,听说书记厂长来时还住窝棚哩!”我们中年纪最长的老杨同学说,他是建筑系的,平日性格豁达开朗,“将就住下吧!将来条件好了,我设计一座漂亮的宿舍大楼,让你们的老婆孩子都搬进去!”

“还孩子呢,在这个鬼地方,只怕连老婆都找不到!”老刘顶撞了老杨一句,“老陈不是个样子吗?因为分配来北大荒,连女朋友都告吹了。”他指着一旁默不做声的老陈说。

此话不假,老陈原有个热恋中的女友,就因为分配没留在天津,将过去的山盟海誓全扔到爪哇国了。因此,老陈一直闷闷不乐,现在听了老刘的话,便狠狠瞪他一眼,“请少拿我说事!”

“诸位,别怨天尤人了!这是生活对我们的惩罚,”我也忍不住说话了,“谁让咱们前一阵‘鸣放’那么起劲呢!”我坦率地指出问题的要害:在反右斗争中,我们几个都有问题,此次分配来边疆,带有一定的“流放”性质。我的话起到了镇定作用,大家都不说话了——也许各自在称量自身的政治分量吧?为不使他们泄气,我又补充一句:“塞翁失马,安知非福?兴许咱们在这里还能有点作为呢!”

我说的也是心里话。在“反右”中我虽然也犯了“错误”,但来富拉尔基却是自愿的。我认为,大城市里人才济济,哪有我辈小青年大显身手的地方?倒不如远走高飞去边疆,说不定还可以有点作为呢!

“谁和你比,你是想体验生活写小说、当作家!”老刘也不客气地回敬我一下,“不过,别好了疮疤忘了疼!”他悻悻地看了我一眼。

他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。由于我在毕业前夕写了一部叫《大学时代》的长篇小说,在“反右”中个别有心人硬是把它和“言论”挂上了钩,因而受了处分。

人怕揭短,特别又揭到了痛处,我只好闭上了嘴。但是,我在沉默中率先打开了行李,铺在炕上。我要睡觉了。由于我的“带头作用”,其余几位也纷纷解开行李,铺床就寝。只有老刘坐在那里未动,呆呆地想心事。夜深了,疲劳战胜了心中的愤懑,都相继进入梦乡。不知睡了多久,在朦胧中突然有人叫了一声:“呃,老刘呢?”

大家都被这叫声惊醒了。我睁眼一看,阳光已经从门缝和墙缝中挤了进来,天亮了。再一细看,躺在炕上的只有我们四个人,老刘连同他的行李都无影无踪了。

老刘不辞而别。一时我们均无言以对。半晌,老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:“我已看出来了,他是留不住的;他怎么能吃这样的苦?”

剩下我们这四个人,慨叹一番,还是各自按时去新岗位上上班去了。

那时的生活真苦啊!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,喝的是高粱米粥,伴着少盐无油的土豆加白菜。不久,冬天来了,西伯利亚的大烟炮带来的零下40度的寒流猛烈地袭击着我们蜗居的窝棚,冻得我们只能坐起来抱团取暖——

但是,我们终于熬过来了。我们和其他数万名建设者一道,战天斗地、埋头苦干,用青春和智慧,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,建成了被称作世界第一流的重型机器厂,设计并制造了万吨水压机、大型轧钢机和其他许多号称“第一”的机器产品,填补了国家机器制造业的空白。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前来富拉尔基视察,在参观了工厂之后高兴地说:这是我国国家的“国宝”啊!你们都是有功之臣。

这是对我们这些建设者最高的奖励。

斗转星移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我们这几个同学,走过了长长的坎坷路程,历经风风雨雨,都在不同岗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,生活得很充实,只是不知当年那个老刘的境况。

不久前,我回到了久别的富拉尔基。我们几位老同学不期然地聚到一起,旧地重游,我们首先游览了和平大街,这是当年我们从住地窝棚前去上班的道路。现在被人们誉为“富拉尔基的长安街”,街道两旁高楼矗立,鳞次栉比,它们造型迥异,各具风格。街心公园,花木扶疏,奇花异草,万紫千红。公园两侧的马路上,人流如潮,就像一条色彩斑斓的长河,沿着新时代的航道,汇入新生活的大海。在距离工厂不远的地方,建有一座立交桥,款式新颖、高大宏伟,桥上车水马龙,川流不息。日落后,只见华灯齐放,如一只巨大的彩龙,昂首飞舞。我们在立交桥上逡巡了一会儿,然后回到聘为高级工程师的老同学老张的新居。他今天特意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招待我们。他住的是由老杨亲手设计的宿舍大楼。三室二厅,宽敞大方,窗明几净,各种现代化家具一应俱全,排列有序,一切都觉得舒适而温馨。他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。在餐桌上觥酬交错,我们猜拳行令,畅叙别情。热烈的叙谈中我们不禁又想起当年的“窝棚”生涯,它丝毫勾不起我们悲凉的回忆,相反地却激起一股豪壮之情,正像老杨乘着酒兴所说的:“当年是苦了一点,但一想起我们是创业者,是用那时的苦,换来今日的甜,心里觉得倒蛮实在的。”

我们都频频点头,他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。

饭后,我们从老张家出来,沿着和平大街漫步,万家灯火勾勒出—条彩色飘带,装点着“红色之岸”,显得分外妖娆、壮观。再仔细辨认:原来老张的新房,正是当年我们所住的窝棚旧址。于是,不由得唤起我的无限情思,同时想起了一位伟人的著名诗句:

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!”



## 『红岸』的变迁

□程树榛